



西冷異簡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

西冷異簡記

定價大洋三角

翻印必究

撰著者 寂寞程生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卽爛柯山人）蘇曼殊（卽曇鸞）老談諸君所撰著雙桺記一種即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西冷異簡記

寂寞程生

第一章

寂寞程生曰。今小說之著甚多。而於言情言愛爲尤夥。有識者咸引爲大憂。謂風俗之敗壞。青年之墮落。皆緣是之媒。其厲者且欲繫之。然予以爲此非探本溯源之籌議。特支見偶及。而不知實有一大劣因之所誘致。固不在此而在彼也。果言情小說之效力。有

足以激我少年民族純潔之血氣。能鍾於情。殉於情。吾方且祝之。尸之。善夫吾友獨秀君之序爛柯山人之雙杵記曰。『靡施之死。純爲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用情者既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民族衰弱之徵。』昔王夷甫亦曰。『聖人忘情。』忘情者非無情正言其情耶。蘇示死十字架皆情之鍾也。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斯皆透邊刊中之極談。實有無量之宏詣存在。匪直嫉俗憤世云云。夫情之所鍾。其爲體至不一。而用焉則可以通陰陽。可以達精誠。順逆致感。中外相應。鄭康成禮運注曰。情以通陰陽。又問喪注曰。人情之中外相應。詩以成禮。以作

詩三百篇大抵緣情之作。禮則聖人因乎人情而制。蓋無往而不可施。然要推其所歸宿。則莫非由此一大性善之所宣化耳。禮經曰。『反情以和其志。』又曰。『情深而文明。』劉歆七略曰。『情者性之符也。』班固白虎通德論曰。『情所以輔性。』是故情用之於父母也。則曰孝。於昆弟也。則曰悌。於朋友之交也。則曰忠信。於男女之悅也。則曰愛情。推而大之。至於人羣。加乎庶物。則曰仁曰義。由此觀之。情之所被。其不貞大。惟茲罷民。德不足以弼其性。情亦無以守其真。但嗜夫財。貪夫嬖。沉溺乎官爵。桀者迺復欲逞其專制之毒。橫戾之政。賊夫共

和範圍社會。挾持人心。聚意復其帝王獨夫之儀式。弱者既無克自振。刼去貪鄙。則又祇有逢桀者之惡。服盜賊之服。行妾婦之行。竊其殘食。假其餘威。雖遭屈辱。猶力作其一官。誇人之態。聒不爲恥。於是一國之內。貴賤分焉。一家之內。勢利存焉。詭詐奸險。虛僞巧媚。習爲恆俗。罔不登極。而欲求所謂天賦本然之性。性發至善之情。情鍾如實之地。純而不駁。誠而不誣。宵不可得矣。然後家庭之內。難言孝悌。交際之間。難言忠信。男女之愛。亦難言貞潔。何者。所趨者賤。則所歸者自污耳。故中國今日之民族。卽男女之愛悅。

亦難有鍾情者。況殉情者乎。要知夫能殉男女愛悅之情者。卽足

以盡孝於父母。

古初之冒火伏棺見東觀漢記曹娥之沉江。覓戶見後漢書皆殉於父母之情者也。

致信於朋友。

伯牙之碎琴斷絃見說苑。范式之以身代死見世說。皆殉於朋友之情者也。

殺身以成仁。引死以就義。用真摯之

情之所至。固爲同相。非異非二也。然惟今之著言情小說者。亦多不能就斯義而闡發之力導之。乃大都涂抹任筆。結撰肆意。有女皆賈氏。無男不王昌。藻飾也。則濫語濃辭。本事也。則任意放蕩。或目成而心卽許。或慾侈而身卽離。斯則又皆執筆述事者。緣罷民之心理。構穢亂之行爲。不識糾正其情愛之所止。變本加厲之過。

耳。而言情小說固可任其咎乎。此吾西冷異簡記之所以作也。

第二章

琴香公子語其摯友秋影居士曰。甲寅仲春。予寓居西冷之鷗波小榭。一日午睡初興。鬢絲掠肩。春衫微縐。意緒極其適然。一無所繫。執起倚闌干畔坐之。攜卷頻翻。目時時注湖上。且領略此波光雲影。山色鐘聲之妙。空色相也。有僮子名錦子者。時以清簫白磁甌貯龍井茶進。且呈一簡曰。頃有一蒼頭遞此書至。問是處非琴

香公子之寓廬乎。兒出應。比詢其來自何地。彼唯喏而已。若不能置答。交訖。卽匆匆去矣。予聞。僮言甚訝之。亟釋手中書卷。執簡視之。簡爲藕色生絹製。鮮艷奪目。一望而審。非市造品。簡面句書。句……玉蝶惠展……字跡絕秀。予覩此。神經不禁大震。手頓顫。簡幾墮地。予面及唇。血色盡失。儼如紙白。吾友君知予爾時覩簡。何以卽受有如是驚懼之激刺耶。蓋人之喜怒哀懼。自其外境而承受者。中心不極端與之相應。猶足拊制其情感。不使顯現。苟中心已蒙其機。外境偶觸。則正如火燎泉達。無論如何強自抵禦。亦莫

可禁止其揚露厲發矣。此簡所書之名。殆卽予六載前與一燕下名姝秘密通信所署之名也。餘外實無第二人知之。卽友愛如君。予亦未嘗以此名對。維此名姝死已五年。乃更有何人書此秘密之名。以簡予。而其最足以震予者。尤在此書簡之字跡。亦絕與彼姝之筆相逼肖。故此簡一撲予眼簾。予卽悲恐震駭。若蹶落千丈。寒冰之窟而不能起者。彼時錦子緊扶予腕。亦駭絕。不知予所以。連呼曰。公子何似。僕人柳二。於廳外正料予衣事。忽聞錦子呼聲。乃捷步入室。覩予狀。亦大惶惑。急勸錦子奉予至榻次。柳二固一

老於世事之人。侍予有年。從事甚忠。見予手執一簡。彼知予之驚顫者。必關是物。卽近予。將就予手中掣去。予此時復似有力。堅握簡不釋。以目叱彼。彼乃退立。與錦子互作細語。予時極力調呼吸。自求鎮攝己之神意。不暇辨彼二人奚云。幾經五分鐘。予始舉簡示啓。乃緘封奇固。不可暫闕。予猛欲知簡中究有何言。書究屬何人所致。其不可剖。則將裂封而啓。錦子頗機敏。逆識予意。走覓書檯上象牙小紙刀。進予。輕撥緘口。簡開。得一潔白玉版箋。展之長六寸。廣不及四寸。反復諦視。竟了無隻字。吾友。予斯時真若行雲。

霧中更無心力以審此疑團。惟念伊何人斯。故撰此冷劇以虐我。意將棄去此箋。然良又不能。因復作力。引箋至光線足處觀之。斯忽間見有極淡紅之點。七如芙蓉之凝露。暈現於箋之端末。而爲色殊未慘敗。烏呼。斯貞姬之血痕耶。情女之淚痕耶。抑幽閨妝罷脂粉澆污之痕耶。豈非奇離幻異之徵。予殊不能測此簡之朕兆矣。雖然。予病由茲浸深。羞饌弗進。藥石罔效。歷夏徂冬。今忽忽春光又至。草長江南。雜花吐芳。而予之新愁舊恨。亦以逐時增長。如蕉之展綠。蠶之藝繭。一葉轉一葉。一絲縛一絲。止復無已。吾友。君

爲達者。將何以解我。幸毋吝教。予尙憶君有春夜之斷句云。莫怪
杜鵑啼盡血。傷春人亦淚痕多。可謂曲盡愁人當春之滋味。予日
誦之。秋影居士旣聽琴香公子一席情話。乃喟然作微歎曰。悲哉
琴香。子之纏綿幽隱之思。竟一至如斯耶。東風幾許。流鶯易老。人
生於愛。何以遣茲。吾固多身世之感者。但年來心依寂照。略涉唯
識之論。意業境成。漸覺虛妄。自體熏習。知屬無明。是以煩惱萬端。
尙堪告釋。若謂達者。誠非敢任。且吾子此時愁緒。恰如一江春水。
孰能止其東流。不慧卽具俚辨。恐子亦終難入聽。以凡說人者。必

識其人性分思慮之所在。然後言之斯應。感而可通。若距其性分。思慮而言。是成兩鏡背立。其光能互相領納而攝受乎。今不慧敢有請者。子獲此簡。已達週年矣。亦曾一設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否。吾意此簡必具有無限精神。無限聲色。當神聖注視。不可蔑如。使有所浸毀漫滅。倘此中隱秘。可一一洞悉。則不慧自應有慰子之機耳。琴香公子聆秋影居士之語。已內激於衷。不勝泣然。遽離座。趨秋影居士前。執其手而親之曰。謝君深慨。予行年已二十二。然秉性孱弱。習成驕惰。未從學問。罔接通人。冗於紈綺。長於僕婢。

而生復不辰。十歲喪母。十七喪父。兼無昆弟之倫。單子瑩。獨孤苦。仃伶。誠盡歷人生之極慘。雖得伯父母善爲庇護。每一念至。終自悲苦。近歲已還。更墜情障。憂思哀趣。動輒現前。惛惛病軀。長此無奈。固已寡樂生之心。況復欲直超真常之境。君信能識我性分思慮之所在矣。君謂此簡。必具有無限精神。無限聲色。詢我曾否設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君誠有心人哉。予獲此簡。旣已拆閱。當卽戒柳二。攜數騎。走湖上。分途物色。蕭寺筠庵。茶寮旅館。幾處處覓徧。殆至十日。猶杳無行影可稽。雪泥鴻爪。偶然著跡。龜毛兔角。本

自難尋。彼等已馬倦人疲。予病亦以大作。伯父又累函相招。予遂決意去杭。時屆春半。薄陰未霽。行次曉風吹面。細雨沾衣。惻惻離懷。誰與爲念。予乃不得不別西子而返歇浦。及至晚秋。予病稍愈。因復促柳二至都門探視。歸取消息。乃更有使予悲者。而此簡之所致。終莫能明。吾友君將何以一一洞悉此中之隱秘。然後始有所見慰於我耶。秋影居士見琴香公子之感傷如斯。面立現一種極矜閔之色。起撫公子之背。嬰其就坐。良久乃曰。琴香子良苦矣。吾懷滋痛。吾之總角友。爲瑤庭仲琪暨子耳。仲琪已物化。瑤亭自